

# 文学付费消费时代真的来临了吗

□许民彤

【文化论坛】

去年初,付费语音问答应用“分答”推出,随即知乎推出在线问答“知乎Live”,罗辑思维推出“得到”,蜻蜓FM推出付费收听节目,微博加强了与红豆Live的合作,还有36氪上的付费专栏,微信公众号付费阅读注册量超过2000万,因此有人说,知识付费的时代已经来临……

在“互联网+”时代,付费阅读不单指阅读电子书、网络文学,还包括听书、听讲座,获取专业的知识回答等,付费阅读舞台变得更宽广,尤其是需要付费的优质资源内容越来越成为稀缺品。“听书”就是这样。近期,阿里应用分发平台发布数据显示,以“90后”为主的知识付费用户已达到5000万,预计今年知识付费的总体规模将达500亿元。不久前,由学者蒋勋主讲的《细说红楼梦》创下2.2亿人次的播放总量。

今年初,“豆瓣时间”推出首期专栏《醒来——北岛和朋友们的诗歌课》,网友花一元钱即可以听一堂诗歌文学课。这个专栏,由诗人北岛邀请西川、刘文飞、欧阳江河等16位著名中国诗人、诗歌译者和专家共同打造,一共102期音频节目,订阅用户需付费128元。今年1月初,诗人西川通过“豆瓣时间”音频讲述了鲍勃·迪伦的《答案在风中飘》、威廉·布莱尔的《老虎》;翻译家刘文飞讲解了普希金的《致凯恩》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等。

此外还有白先勇讲《红楼梦》、杨照讲《史记》等,内容覆盖文学、戏剧、电影、生活等多个领域,以音频、文字等多种形式呈现,每周三次更新。这种崭新的付费阅读形式,借助互联网的技术力量,使文化食粮传播如虎添翼,也物超所值。

据报道,某知名知识付费网络平台与青年翻译家、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、书评人黄昱宁签约,从9月份起,推出由她主持的一档解读经典名著的栏目“听名家讲名著”,每次30分钟时长,为读者解读60本西方文学史上绕不过的经典名著,让读者走近狄更斯、雨果、巴尔扎克等60位性格各异的文学大师及他们的作品。黄昱宁对文学研究颇有心得,平时她只能和亲朋好友促膝闲聊这些文学话题,但如今,借助互联网,得以广泛传播出去。她的受众读者,并不需要成为黄昱宁朋友圈的一员,他们只要拿着手机付费收听,便可完成这一文学阅读行为。在黄昱宁开设专栏的平台上,还将诞生一系列的名作解读付费专栏,一批学者、作家将先后加盟“讲书天团”的队伍。除了黄昱宁本人担任总策划及多篇稿件的撰写外,其工作室的作者队伍还包括知名作家、外国文学编辑、高校教师等。

黄昱宁主持的“听名家讲名著”栏目至今已推出四期,先后解读了《傲慢与偏见》《堂吉珂德》(上、下)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下一个登场的则是法国浪漫主

义作家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。值得一提的是,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如《挪威的森林》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《危险的关系》等也都在解读之列,而最新的一部作品则是布克奖得主、英国女作家希拉里·曼特尔的《狼厅》……

文学“听书”的走红,文学付费分享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,这一方面证明读者的文学内在需求多么强烈,一方面说明这个文学阅读市场多么富有潜力。曾有调查说,一些中外经典名著诸如《红楼梦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百年孤独》等,仍然是社会大众喜爱的图书。这说明,文学经典有着深厚而广泛的根基。人类的经典,具有影响人的心灵和生命的伟大和永久的力量。这正是文学付费分享阅读知识平台快速发展的基础。

当下,人们的碎片化阅读趋向非常普遍,信息的碎片化、思维的碎片化、思想的碎片化,制约着人们的文学阅读、经典阅读。快节奏的生活,让真正能读完大部头经典和名著的人越来越少,对有难度的阅读,更多人表现出的是一种想要亲近却不能亲近的状态。黄昱宁的“听名家讲名著”栏目,就是希望做到“像手术刀般精细地剖析经典,为大众搭起通往名著的桥梁。而‘听书’不啻为一种理想的方式。解读的目的是为了打开一些让读者更容易进入书本的门,诱导一个个潜在的读者真正翻开并读完一本本经典名著,而不是被难倒,进而放弃阅读本身”。

【读书有感】

## 《红豆生南国》：都市移民的人生悲欢

□杜银莲

读王安忆的新作《红豆生南国》,不得不感叹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。小说叙事细腻而不平淡,时代的变换、人物命运的沉浮被娓娓道来,生动而又韵味悠长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人口的流动变得十分频繁,城乡之间,地区与地区之间,国与国之间,移民处处可见。他们的人生命运如何呢?作家以深刻的洞察力,为我们做出了文学的解答。城市移民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在《红豆生南国》一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,充分体现了作家对生命的人文关怀。

小说集《红豆生南国》收录了《乡关处处》《红豆生南国》《向西,向西,向南》三篇小说。《乡关处处》讲述的是保姆月娥的故事。王安忆的小说总透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,从平凡人物的命运之中,我们可以窥见时代的洪流。月娥的前半生颇有乡土小说中封建女性的感觉,出生于山里贫家,嫁给兄弟众多的一个猎户。而后半生的月娥则是现代化都市上海的一名保姆。时代的变化,由此清晰可见。小说的叙述不乏温情,月娥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辛辛苦苦劳作,从陌生到如鱼得水,逐渐融入上海这座城市。上海繁华的外表是为人瞩目的,它的内在却少有人关注。月娥一类人,显然是上海内在生活的一部分,这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,而月娥显然得到了作家的主体性关注。关怀人本身的生存状态,我想,这大概正是文学力量之所在吧。

上海与香港是相似的大都市,同时它们也有很深的文学渊源,甚至海派文学曾一度在香港得到延续。王安忆善于写上海,《长恨歌》中就为我们展现了富有生活气息的上海弄堂。而在《红豆生南国》这篇小说中,作家又把笔触伸向香港这座城市。故事的主人公是隐去姓名的“他”,以“他”为视角,故事缓缓铺展开来。“他”是被养母用三百斤番薯丝换来的,幼时跟着养母去了香港,成年后在香港娶妻生子,中年因为破产与妻子离婚。离婚后的“他”重拾学生时代的文学梦想,仿佛获得新生,开始了他的罗曼史。一位位丽人钟情于他,他却不敢承受美意,像是中了情蛊的男子,只得逃离。“他”的人生让人感受到绵绵的情意,生母把他送人,他只感念生母的生恩;养母对他的爱近乎粗鲁,他只感念养母的养恩;对于离弃自己的妻子,他也是感激的;对于遇到的丽人,他也是谦虚的、感激的,因为珍惜,不想亏欠于人,才要拒绝,才要逃离。在繁华的香港,他依然保有传统的美德。剥离浮华后,王安忆向我们展现了对香港内在的又一深刻理解。

《向西,向西,向南》叙述的是国外的移民生活。主人公陈玉洁为了工作向西到了欧洲,之后为了陪女儿读书再向西来到美国。经过半生的打拼,陈玉洁早已摆脱金钱的匮乏。然而,她的生活却陷入空虚。丈夫在国内有了情人,她不愿回国面对现实,至亲的女儿与她有各种隔阂,她成了一个多余的人。为了摆脱虚空的状态,为了找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,她终于向南踏上路途。她与华裔女人徐美棠在邻近墨西哥的边境开了间餐厅,两个孤独的人相互温暖。

在《红豆生南国》一书中,我们可以窥见世间百态、人情冷暖。难得的是,作家的叙述并不是洞察一切的冷酷,她的文字中不乏温情,带有一种人间烟火的气息,使故事保持一分亮色,也为我们保留一分温暖。

# “慢综艺”中,我们能否找到“诗和远方”

□杜浩

【荧屏背后】

荧屏上,由明星带动的“民宿风”正劲。十月长假结束,迎来一系列“开客栈”“造房子”的生活类“慢综艺”节目,继民宿类真人秀《青春旅社》与《亲爱的·客栈》之后,《漂亮的房子》《三个院子》接踵而至。

在这些“造房子”“做生意”的民宿人文类综艺节目中,明星们纷纷回归大自然,体验集体宿舍生活,还要洗衣、做饭、搬砖。在《生活相对论》中,一些明星要为“一日三餐”发愁,用两天时间过自给自足的生活;《漂亮的房子》中,吴彦祖带领“明星建筑师团”去往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河北等省对危房进行改造,最终拿出满意的民宿作品;《三个院子》侧重“共享生活”,大张伟、陈小春等人在客栈里服务客人,交流情感;《亲爱的·客栈》强调“慢下来”和回归心灵,在四川泸沽湖的怡人景色下,客栈背景画面的每一帧都可当作高清壁纸;《青春旅社》以青春为主题,嘉宾们要完成节目“青春叙事”的命题,他们需要卸下面具,做真实的自己。

节目中那些美好的风景吸引了大量观众,但也有观众说,“开客栈只能是向往而已,绝对没有节目中表现得那么容易。”“开餐馆、客栈很小资,但实际上可没这么简单,没什么参考性。”更有评论质疑:这些节目的制作者在描绘梦想和面对现实之间做出选择,明星经营民宿到底是为了挣钱,还是为了旅游休闲?因为节目本身就是假想的场景,不需要教大家创业致富。很显然,就挣钱而言,明星的行为对观众根本没有实用的参考价值,“千万不要让‘民宿’沦为



一个标签和形式”……

事实上,荧屏上这些“描绘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关系”的“慢综艺”的流行,恰恰反映出时下人们的精神诉求。今天已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,我们的生活常态是紧张、急促、匆忙的,因为令人眩晕的速度,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愈加趋向速度化。对现实、对生活,我们往往一味追求一些有实际效用的具体目标,而没有耐心去等待事物的成熟,更无心寻找生活中的“诗和远方”、内心中的“诗和远方”……但是,眼下也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,急匆匆的生活、压力太大的生活、过于喧嚣的生活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不利的,人生需要慢下来,用爱、用真诚去寻找生活中的美,这才是真正的生活。“慢综艺”恰恰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需求,让明星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份,鼓励大家“慢下来,去生活”,这契合了观众的心理诉求,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治愈。

但是,为什么会有一部分观众质疑这类“慢综艺”节目远离现实?这是因为这类节目目前普

遍存在的问题是,并没有真正表现出“慢生活”的真实状态,更多的是靠明星的表演和作秀营造出一种美丽的“白日梦”。

文化大师林语堂曾经说,中国人的心灵中充满了热爱大自然的精神因子,希望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拜访名山大川,或到纯朴自然的乡村中去,在山林空气中更新自己的精神,净化积聚在自己胸中的都市思想和市郊热情的灰尘……

的确是这样,在现实中,我们时时会感受到生活的压力,对于敏感的心灵来说,不从这种环境中退出来就无法恢复平静。所以,脱离工作环境,希望找寻到一个安妥生命、治愈心灵的处所,一个可以安静休息、自由自在的地方,我们已经把这种文化诉求视为一种生命意识的复归,一种身处繁华都市而超越于现实,追求自由精神的理想。因此,要让这样的“慢综艺”给人们带来爱和温情,真正找寻到“诗和远方”,我们必须要有自然的精神、艺术的心灵和纯粹的审美快感。